

## 秋日丝瓜花

□颜克存

俗语道,春吃青菜夏吃瓜,霜前丝瓜开黄花。在我的印象里,一日三餐食用的各类瓜果蔬菜中,丝瓜无疑是最长寿的。一架丝瓜满庭香,从春末夏初开始,丝瓜便不断地被端上餐桌,一直无私奉献到深秋,直至冬前冰霜满地,丝瓜才依依不舍地慢慢老去,把最后一身经纶留在人间。

秋天,几乎所有的瓜果蔬菜都是绿中显黄,欲收起艳彩养精蓄锐,准备下一年生机勃勃。只有丝瓜依然精神抖擞,生长旺盛,绿叶满藤,黄花点点,在人们的视线里越发光彩夺目。那攀爬的藤、黄亮的花,繁茂的叶、嫩绿的瓜,把院墙边、竹篱上、屋檐下装扮得诗情画意,成为秋天里一道别致的亮丽风景。

丝瓜花黄灿灿的,那是秋天阳光的颜色,也是顽强生命的颜色。这个季节,一场秋雨一场寒,丝瓜的兄弟姐妹们抵它不过,辣椒干了、茄子枯了、黄瓜萎了、西红柿也没了,只有丝瓜还有力量能够继续坚守,因此,它必须疯长,它要提起那野蛮而强壮的攀爬欲望,让自己尽可能地爬高一点,再高一点,然后将花铺满藤,才能像高高在上的金灿灿的秋阳一样,用颜色惊艳整个秋天。

秋天最灿烂的花莫过于丝瓜花,金灿灿一片,五片花瓣儿明朗艳丽,黄得耀眼,一茬接一茬地开。花开花落,只需短短的几天工夫,丝瓜藤蔓上的丝瓜宝宝便如同变戏法一样露出了头来,经秋风一吹,秋雨一淋,丝瓜宝宝就会疯狂地蹿个儿,它们紧紧地抓着瓜藤,躺着、躺着、睡着、吊着、挂着、靠着,或直、或弯、或长、或短、或粗、或细,如静息的青蛇、如顽皮的孩童、如摇摆的风铃,风姿各异,间或随风传递淡淡花香,甚是让人迷醉。

长大的丝瓜,如秋天的侠士,披着绿色风衣,以身为棒,迫不及待地去敲响庖厨锅碗瓢盆的鼓,它要赶在冬霜来临前为人们送上最后一道难得的美味佳肴。那青绿的丝瓜,新鲜鲜,柔柔嫩嫩,在庖厨的手里,或凉拌、或清炒、或红烧、或做汤,每一味都别具特色,每一味都能让人打开味蕾,每一味都使人吃得有滋有味,满是幸福团圆的家的味道,那喷喷香,不仅留在了嘴里,也流进了人的血脉里。

“黄花褪束绿身长,白结丝包困晓霜。虚瘦得来成一捻,刚偎人面染脂香(宋代赵梅隐诗)”。秋去冬来,时光从绿色的丝瓜身上走过,浓霜带走了满藤的颜色,致使嫩绿的丝瓜叶子慢慢萎缩,那耀眼的黄花也渐渐黯淡了,水灵绵软的瓜儿陆陆续续干瘪,只留下一副副饱经风霜的皮囊,静静地挂在满是寒意的秋风里,等待人们前去采摘。

经过浓霜浸润过的丝瓜,算是彻彻底底地老了,鲜嫩多汁的果肉不见了,水汽也被寒风无情地刮走了,曾经的嫩果变成了网状纤维组成的丝瓜络。此时农人从它身边走过,随手拽下藤蔓,毫不温柔地一把捏在手里,抖落掉瓜络里包裹的黑色种子,然后带进厨房里,搁在灶台上,成为洗锅刷碗搓筷的工具,从此一心忠诚,守卫厨房一屋净土,食尽人间烟火气。

深秋的丝瓜,一看满绿眼,一摘满盘菜,一品满口香,它的每一粒种子都镌刻着成长的记忆,每一个花朵都显露着生命的灿烂,每一根藤蔓都串联着亲人的相思。丝瓜的一生,恋恋不舍红尘,在人间,它留下的美味和真情,永远香在流年里,不息、不灭。

秋分时节,母亲仍未停下忙碌的脚步。站在季节的又一个分水岭,她素面朝天地,一手收获,一手耕耘,用秋分一样高超的平衡术,让全家人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一茬接一茬地生根发芽……

## 母亲的秋分

□高桃芝

秋分,完美地平衡着寒暑昼夜阴阳,是一段恰到好处时光。每年这时,母亲都要忙着秋种秋收,忙得不可开交。

家乡农谚说:“白露秋分菜。”为此,母亲要跟时间、节候赛跑,把茼蒿、菠菜、白菜、萝卜都种上,因为冬天要吃这些蔬菜。天气晴朗,天高云淡。菜园里,母亲忙着将半枯的茄子树和辣椒树拔掉,腾出一大块空地,用锄头翻过地,整碎土块,施足底肥,把菠菜籽和茼蒿籽撒一角地儿。

种白菜就麻烦一些,要等白菜籽发芽了,长到一拃多高后再一根根地移栽。萝卜地要求潮湿,遇到天旱少雨的年景,母亲只得挑水浇地,将萝卜籽一行一行地撒下去。萝卜们是在地底下使劲,要给它留出足够的空间,一定会给农人一个惊喜的。数天过去,鹅黄嫩绿的一层萝卜秧子长出来,后面的事情就交给老天爷了。

“秋分割稻子”,母亲又马不停蹄地忙于收割单晚稻。晨光熹微,母亲就着急起床了,她先沿着田埂边走一遍,给水田里的单晚稻断水。稻田边,胆大的田鼠窜来窜去,成群的麻雀叽叽喳喳地掠过母亲头顶。大地上许多小精灵,活动着,兴奋着,也快乐着,都来分享秋收的喜悦。

乡下现在很少种双季稻,大多种的是单晚稻。单晚稻正披上金黄嫁衣,等待农人收割归仓。自从联合收割机取代人工收割后,水稻收割变得简单快捷多了。谷子还未成熟,便有精明的乡亲早早上门,和母亲套交情揽下收割稻谷的生意。母亲呢,见机谈好价,只等稻田的泥块干结,就有收割机下田收割稻谷了。种植水稻,让母亲省心多了。

母亲看完水稻又转到棉田瞅一瞅。棉花收了花,挂了铃,开始吐絮,张开雪白的笑脸。务农多年的母亲对棉花的脾气和性格了如指掌。棉桃一般在每天太阳光最烈的时辰炸开,而摘棉花的最佳时机,是清晨露水似干未干和傍晚太阳下山之前的时候。此时的棉花不容易粘上叶子等各种杂质,品质最好,卖出的价钱最高。如果粘上叶子,棉花等级下降,那就卖不上好价钱。为此,母亲每天都披着晨曦出门,黄昏又踩着落日的余晖,挑着两大筐棉花而归。

吃过晚饭,母亲坐在圆圆的大簸箕边上,里面装满炸开的棉桃,她和父亲边聊天,边剥棉花,直到深夜,才上床歇息。

第二天一大早,母亲将剥好的棉花,均匀铺开晒在用芦苇秆编成的卷帘上。连续晒上几天太阳,母亲掂一颗棉籽,轻轻咬一口,听到“咯嘣”声响,就知道棉花已经晒干了。这时,母亲把棉花装进麻袋,卖给进村来收购棉花的贩子。摘棉花、剥棉花和晒棉花,母亲既辛苦,又操心,但从从不叫一声苦。

“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。”秋分时节,母亲仍未停下忙碌的脚步。站在季节的又一个分水岭,她素面朝天地,一手收获,一手耕耘,用秋分一样高超的平衡术,让全家人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一茬接一茬地生根发芽……

本版绘图 吴雨欣

“

这株被遗忘在墙角的“精灵”,大抵也是心怀希望和梦想的。纵使没有备受呵护和珍视,也要在风雨和烈日下涤荡出坚韧的灵魂,向阳而生、独自美丽。

## 被遗忘的绣球

□任彩芸

前几天,我在阳台晾衣服时,瞥见一抹粉色在风中飘摇,定睛一看,原来是那株绣球花开了,粉嫩袅娜!我起初觉得不可思议,继而升腾起一丝羞愧。

我走过去,端详了它一番。夕阳如涓涓细流,温柔地泻在绣球花上。金黄的光晕飘散在空气中,花儿仿佛抹上了元气腮红,又如一支支粉色冰淇淋,给燥热天气沁入丝丝清凉。地上印着参差稀疏的倩影,却又像一幅清淡柔和的水墨画。微风亲吻绣球的脸颊,花儿的香气似乎也是粉色的,梦幻一般轻柔地笼罩着我。这是多么倔强的一种颜色啊!绣球骄傲地挺直了腰背,似乎在展现自强不息的气概,又似乎在“控诉”我之前对它的不闻不问。

毕业那年,我养了十几盆花,花儿曾经辉煌灿烂过。谁知到了冬天,只剩下残枝败叶。我毕业时那股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的冲劲,在现实的铜墙铁壁下,被撞得头破血流。心情也随着枯败的花儿,一同沉寂下来。我索性放弃养花,一股脑儿将十几盆花连根带土倒进垃圾袋,只留下一盆绣球。留着绣球的原因也很可笑:绣球花盆大如水桶,花盆里盛装的泥土足足有一大麻布袋,我懒得吭味吭味地把它扛下五楼。

就这样,绣球残枝蜷缩在阳台墙角,伶仃瘦弱,无人问津。靠着雨水偶尔的施舍,绣球铆足了劲积蓄能量。或许,被遗忘的绣球求助过、呐喊过,一边喘息着,一边焦急地等待着它的食粮。当憔悴的枝条间隙吐出比黄豆还小的芽孢,悄悄地露出一小嫩绿时,主人没有呵护它;当绣球冒出一朵又一朵嫩绿的新叶,悠悠地舒展身体时,主人没有理睬它;当浓密的绿叶间长出花苞,微微露出点粉色,在和风暖阳中,兴高采烈时,主人才终于注意到它。

正如冰心所言:“成功的花,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,然而当初她的芽儿,浸透了奋斗的泪泉,洒遍了牺牲的苦雨。”这株被遗忘在墙角的“精灵”,大抵也是心怀希望和梦想的。纵使没有备受呵护和珍视,也要在风雨和烈日下涤荡出坚韧的灵魂,向阳而生、独自美丽。

绣球花的粉色渐渐褪去,原本热热闹闹、挨挨挤挤的花团,在风雨的冲刷下,变得稀稀疏疏。让我惊诧的是,绣球在陆陆续续地冒新叶,葳葳蕤蕤一大丛。我知道,又一朵绣球花即将绽放,这是它努力的答卷。

我沉积数月的苦闷,随着绣球的倩影烟消云散,萌生出希望的青枝绿叶,和不再枯黄凋谢的花朵。

